

欧洲十大  
犯罪推理小说家  
作品系列

# 血色天籁

VOICES

[冰岛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著

刘振 匡露 译

新华出版社

# 血色天籟

[ 冰岛 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著  
刘振 匡露 译

VOICES

新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血色天籟 / (冰)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著; 刘振, 匡露译. --

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9

书名原文: Voices

ISBN 978-7-5166-3483-7

I. ①血… II. ①阿… ②刘… ③匡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冰岛-现代

IV. ①I53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2613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189

Voices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Copyright © 2003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Bernard Scudder 2006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### 血色天籟

作 者: [冰]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

译 者: 刘振 匡露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高映霞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mm × 210mm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483-7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不  
到  
最  
后  
·  
没  
有  
真  
相

## 欧洲十大犯罪推理小说作家作品系列

(冰岛)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

《沉默的墓地》*Silence of the Grave*

《罪夜》*Reykjavik Nights*

《瓮城谜案》*Jar City*

《诡异海岸》*Strange Shores*

《暴怒》*Outrage*

《血色天籁》*Voices*

《暗黑无界》*Black Skies*

《干涸的湖》*The Draining Lake*

《低温症》*Hypothermia*

《寒城疑云》*Arctic Chill*

当冬天来临，  
我会在哪里找到  
花朵，阳光  
和大地的影子？  
只有冰冷无言矗立着的墙壁  
和风中哗啦作响的风向标。

——弗里德里希·荷尔德林《在生命中》

这一刻，终于到来了。幕布升了起来，观众席就在眼前。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，他感到无比荣耀，先前的羞涩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观众席中，他看到了很多同学和老师，校长也在现场，似乎在点头以示赞许，除了他们，大部分都是陌生人。大家都是来听他唱歌、欣赏他那天籁之声的。他那美妙的歌声着实让人着迷，甚至在冰岛之外都备受瞩目。

观众席中的喃喃细语声逐渐消失，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他。

他看见父亲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双腿交叉着，帽子放在膝盖上。此时，父亲正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他，脸上露出鼓励的笑容。这是父子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，从这一刻起，一切都将改变。

合唱团的指挥抬起双手，观众席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歌声响起，声音清脆而甜美，这便是父亲心中神圣的天籁之音。

# 第一天

## 1

埃琳博格在酒店等着他们。

酒店大厅里摆放着一棵装饰好的圣诞树，冷杉枝条上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小装饰品。“平安夜，圣善夜……”优美的旋律从酒店的隐形音响系统里传出来。一辆旅游大巴停在了酒店门外，一群人下车来到前台接待处。对这些游客而言，冰岛是一个充满惊险和刺激的国度，所以他们选择到冰岛过圣诞节和新年。虽然刚到冰岛，很多人却已经买好了传统的冰岛毛衣，似乎早就对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、对这里的冬天有了充分的了解。埃伦迪尔拍着雨衣上的雪，西于聚尔·奥利在大厅里四处张望，最终看到了等候在楼梯旁边的埃琳博格。他拉了一把埃伦迪尔，两人一起向埃琳博格走去。埃琳博格已经察看了现场，到场的警察第一时间对现场实施了保护，确保它不被破坏。

酒店经理打电话的时候便要求警方不要引起“骚动”——这是



经理使用的原词，因为酒店经营靠的是信誉，信誉好生意才会火爆。经理让警方一定要顾及酒店的声誉，尽最大努力避免在入住的客人中引起恐慌。因此，警方未在外面拉响警报，进入大厅的警察也没穿制服。

冰岛总是充满刺激，充满冒险。

现在，经理就站在埃琳博格旁边，与埃伦迪尔和西于聚尔·奥利握手致意。他大腹便便，身上的衣物几乎快包裹不住他的身体了——夹克衫紧紧地绷在肚子上，勉强扣上了一颗扣子，裤腰藏在凸起的大肚子下面。他大汗淋漓，手里拿着一块大手帕，不停地擦着额头和脖子。汗水早已浸透了衬衫的白领子。埃伦迪尔握了握他湿漉漉的手。

“谢谢。”经理气喘如牛地说道。他已经管理这家酒店二十年了，从未遇见过类似的情况。

“在这忙碌的圣诞节，”他抱怨道，“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！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”他重复道。显然，他现在非常困惑。

“他是脸朝上还是脸朝下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“脸朝上还是脸朝下？”经理喘着粗气问道，“你是想问他死了没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埃伦迪尔回答道，“我想问的就是这个……”

“我们要坐电梯上楼吗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问道。

“不用。”经理说道，不耐烦地看着埃伦迪尔，“他在地下室。从这里下去，他住在下面的一个小房间里。我们不想把他抬出来，麻烦你们下去看吧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想把他抬出来呢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经理看了看他，什么也没说。

他们顺着电梯旁的楼梯缓缓地往下走，经理在前面带路。下楼对这位大腹便便的经理而言简直是一种折磨。埃伦迪尔思量着，真不知道一会儿他该怎么回到楼上去。

埃伦迪尔和其他警察都答应会顾及酒店的声誉，尽可能谨慎行事。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停在酒店后面，警察和救护人员从后门进入酒店。当地的法医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他负责进行死亡鉴定，鉴定完毕后会通知运尸车将尸体运走。

气喘吁吁的经理带着他们走过一段很长的走廊。一路上，便衣警察和他们打着招呼。天花板上的灯坏了，没人修理。越往前走，走廊越黑。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最后终于到达了案发现场。房间门开着，那真是一个极小的房间，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仓库而非人的住所。房间里有一张很窄的床和一张小桌子，铺着瓷砖的脏地板上放着一个垫子，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小小的窗户。

死者坐在床上，身体斜靠着墙。他身穿一件大红色的圣诞老人演出服，头戴圣诞帽，只不过此刻，帽子已经滑到眼睛下面了。他的脸上贴着圣诞老人特有的大大的胡须，腰间的宽腰带是解开的，夹克衫的扣子也解开了，里面仅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。心脏的位置有一处伤口，虽然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有伤口，但致命的就是刺中心脏的那一刀。他似乎曾试图用手防卫，因为他的双手有被猛砍的痕迹。他的裤子滑到了脚踝处，一个安全套悬在他的生殖器上。

“红鼻子驯鹿鲁道夫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俯视着尸体，戏谑地说道。

埃琳博格让他别出声。

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小衣柜。衣柜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放着叠好的裤子和毛衣、熨好的衬衫、内衣和袜子。衣架上挂着一件深蓝色的制服，制服上配有金色的肩章和黄铜扣子。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放在衣柜旁边。

地上散落着报纸和杂志。床边有一张桌子和一盏灯。桌上放着一本书——《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历史》。

“死者平时住在这里吗？”埃伦迪尔勘查现场时问道。他和埃琳博格进入了房间，而西于聚尔·奥利和酒店经理则站在房间外面。房间太小，无法容纳他们所有人。

“是的。”经理擦着额头上的汗，尴尬地说道，“他在这家酒店工作了很多年，在我来这里工作之前，他就是这儿的门卫了。”

“发现死者时，门是开着的吗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故作严肃地问道，试图缓解一下自己的尴尬。

“发现死者的那个女孩现在就在员工咖啡厅。”经理回答道，“我让她在那里等着你们。太可怕了，她被吓坏了，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。”经理尽量不朝房间里看。

埃伦迪尔走到尸体旁边，凝视着胸口上的刀口。他现在还不能确定伤口是被什么样的刀刺的。顺着床往上看，有一张陈旧的已经褪了色的电影海报，它被用胶带粘在角落里。那是秀兰·邓波儿主演的电影，名叫《小公主》。埃伦迪尔之前并没有听说过这部影片。这张海报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。

“这是谁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站在门口看着海报问道。

“上面写着呢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秀兰·邓波儿。”

“谁是秀兰·邓波儿？她死了吗？”

“谁是秀兰·邓波儿？”埃琳博格重复道，对西于聚尔·奥利的无知深感惊讶。“你竟然不知道她是谁？你没在美国念过书吗？”

“她是好莱坞影星吗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盯着海报继续问道。

“她是个童星。”埃伦迪尔简略地回答道，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你可以说她已经死了。”

“嗯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有些困惑，似乎没有领会他的意思。

“一个童星。”埃琳博格说，“我想她还健在，不过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她好像跟联合国有点关系。”

埃伦迪尔突然意识到，这个房间里没有其他的私人物品了。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没有书架、唱片或者电脑，也没有收音机或者电视，只有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个衣柜和一张床。床上放着一个破旧的枕头和一条脏兮兮的羽绒被。这个小房间让他不由地想到了监狱。

埃伦迪尔来到走廊。在走廊尽头的黑暗中，他闻到一股焚烧东西的气味，淡淡的，好像有人在这里玩过火柴或者用过火柴来照明。

“那边是什么？”他问经理。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经理回答道，眼睛看向天花板，“那就是走廊的尽头。有一些灯泡坏了，我会叫人修好的。”

“死者在这里住了多久？”埃伦迪尔问道，重新回到案发房间。

“我不太确定，应该在我来这里工作之前就已经住在这里了吧。”

“你当酒店经理前他就在这儿住？”

“应该是的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已经在这个‘洞’里住了二十多年了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埃琳博格看着安全套。

“至少他性交的时候做了安全防护。”她说。

“还不够安全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回答道。

这时，法医到了。一名酒店工作人员带他进来之后就走了。这个法医也是膀大腰圆，虽然不能与酒店经理比，但他挤进房间的时候，埃琳博格还是猛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“你好，埃伦迪尔。”法医说。

“情况如何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“胸口的那一刀应该是致命伤，我还要仔细检查一下才能确认。”法医回答道。他以惊人的幽默感闻名。

埃伦迪尔看向门外，西于聚尔·奥利和埃琳博格正笑嘻嘻地交谈着。

“你能确定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吗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“不久之前，两个小时之内吧，因为他的尸体还有余温。你们找到他的驯鹿了吗？”

埃伦迪尔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法医从尸体上收回手。

“我会在死亡证明上签字。”他说，“你们把证明送到太平间去，那里会有人做进一步的尸检。性高潮也会造成猝死。”看着尸身的下体，他补充道：“他有过两次。”

“两次？”埃伦迪尔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我是说，他有过两次性高潮。”法医说，“你们会拍照的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埃伦迪尔回答道。

“把这照片放到他的家庭影集里应该挺不错。”

“他好像没有家人。”埃伦迪尔说着又环顾了一下四周。“你该做的都做完了吗？”他问道。他想尽快结束这番不严肃的谈话。

法医点点头，又挤出房间，回到走廊。

“我们不需要让酒店停业吗？”埃琳博格问道，她注意到经理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。“禁止任何人出入酒店，询问这里的每一个客人和员工。另外，需不需要封锁机场，禁止船只离港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”经理抱怨道，摆弄着他的手帕，用一种恳求的眼神看着埃伦迪尔，“他不过是个门卫而已。”

玛丽和约瑟夫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住，埃伦迪尔暗自思忖着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我的客人们都是清白的。”经理气急败坏地说道，“几乎所有人都是游客，还有一些当地人、商人之类的。没有谁与这个门卫有瓜葛，绝无一人。这是雷克雅未克最大的酒店之一，每逢假期都是爆满。你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让我们停业，绝对不能那样做！”

“我们可以让酒店停业，但我们不会那样做。”埃伦迪尔试着让经理冷静下来，“我们只是需要询问其中一部分客人，还有大部分员工。”

“谢天谢地。”经理叹气道，恢复了镇静。

“死者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古德拉古尔。”经理回答道，“五十岁左右。你对他家庭情况的猜测是对的，他没有家人。”

“有谁来拜访过他吗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”经理回答道。

“酒店发生过什么与死者相关的不寻常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盗窃事件呢？”

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”

“投诉呢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他有没有卷入任何可能和他死亡相关的事情呢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没有。”

“他与酒店里的任何人发生过冲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酒店之外的人呢？”

“应该没有，我并不是很了解他。”经理回答道。

“过去的二十年都不了解吗？”

“是的，真的不了解。他不擅长交际。我觉得他不喜欢与人交往，总是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。”

“你觉得酒店的工作适合他吗？”

“我？我不知道……他一向很有礼貌，几乎没有人对他有过任何抱怨。”

“真的从来没有吗？”

“真的。作为员工，他做得还不错。”

“员工咖啡厅在哪儿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“我带你去。”酒店经理擦干他额头上的汗。确定他们不会让酒店停业之后，他似乎轻松了很多。

“有客人拜访他吗？”埃伦迪尔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经理反问道。

“客人。”埃伦迪尔重复道，“似乎有他认识的人也住在这家酒店，你觉得呢？”

经理看向尸体，目光停留在安全套上。

“我对他的女朋友们一无所知。”他说，“毫不知情。”

“看来，你对这个人确实不是很了解。”埃伦迪尔说。

“他只是这里的门卫。”经理回答道。他觉得埃伦迪尔应该可以接受他的这一解释。

他们离开案发现场。刑侦队的人带着设备来了，还来了一帮警察。埃伦迪尔让他们仔细检查走廊和壁龛。西于聚尔·奥利和埃琳博格站在屋子里观察着尸体。

“我可不愿意被发现时，像他这样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。

“这已经与他无关了。”埃琳博格说。

“不，也许有关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。

“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”埃琳博格掏出一包咸花生问道。她总喜欢在这个时候吃零食。西于聚尔·奥利认为，这是她紧张的表现。

“里面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问道。

她朝尸体所在的方向点点头。西于聚尔·奥利注视着她，明白了她的意思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跪到尸体旁边，观察着尸体生殖器上的安全套。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他说，“里面是空的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她在他达到性高潮前杀了他。”埃琳博格说，“法医认为……”

“她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问道。



“是的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”埃琳博格说道；倒出满满一把花生放到嘴里。她给西于聚尔·奥利一些花生，但他没要。“难道他的死与性工作者没有关系吗？他一定和某个女人在这儿待过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这是最简单的推测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站起来说道。

“你不这样认为吗？”埃琳博格反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什么想法。”

## 2

员工咖啡厅与装潢华丽的大厅、设备完善的客房大不相同。这里没有圣诞节的装饰，也没有播放圣诞颂歌，只有亚麻油地毯铺就的地面和一些简陋的厨房桌椅。咖啡厅的角落有一个小厨房，里面摆放着橱柜、咖啡机和冰箱。这里似乎没人打扫，桌子上到处都是咖啡渍，还有随意丢弃的脏杯子。老旧的咖啡机正在运行，发出扰人的噪音。

酒店的几个工作人员围坐在一个年轻的女孩身旁。这个女孩尚未从惊吓中恢复过来，从发现尸体到现在，她一直在哭，睫毛膏都哭花了，弄脏了她的脸。埃伦迪尔和酒店经理进来时，她抬起了头。

“她在这儿。”经理带着埋怨的口气说道，仿佛是怪她侵扰了圣诞节的神圣。他用嘘声示意其他员工出去。酒店员工们离开以后，埃伦迪尔把酒店经理也请了出去。他说自己想单独和这个女孩谈谈。经理吃惊地看了看他，却也没提出抗议，嘟哝着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就离开了。埃伦迪尔随后关上了门。